



文化学者
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

胡野秋 著

胡腔野调



现代出版社

胡腔野调

胡野秋 著



现代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腔野调/胡野秋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80188 - 912 - 6

I. 胡… II. 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5526 号

作 者: 胡野秋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传 真: 010 - 64245264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25 × 645mm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88 - 912 - 6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千夫长

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好看是我对好文章的主张。

这本书里的文章，结集前，我大多都读过，因在同一报刊上，常常是同期开专栏写随笔。在写文章这个行当里，和我的语境最接近的就是野秋。我们都真诚地使用能够和读者最会心的文字。有时，一篇文章，如果不署名字，时间久了，看文字我自己都分辨不出究竟是出自于我俩谁的手笔。这种接近其实是一种威胁，可我并不郁闷，反而还很欢喜，因为，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字 PK，和好友一道写文章，相互唱和，别有人生意味儿。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到处都在文人相轻，那我就要宣告，从我们兄弟开始：文人相重。当然我们接近的还不仅仅是文章，十几年前，在深圳我以鹤野的名义认识野秋，在《深圳特区报》首开专栏先河，他是编辑，我是作者。那时，不仅有一野之缘，我们还是同年同月差一日出生，都是属虎、狮子座。我来自于古代胡人之域，他也曾酒后豪迈地说：我本胡人。还有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叫《野腔野调》，他的第一本书竟然叫《胡腔野调》，多么耐人寻味。

相异的是，我有些文字是不太讲道理的，我喜欢用故事说话。整篇用文字进行圆说，把一个道理说通透，野秋善此道，亦可曰是他的长项。他会讲易中天那种有趣儿的道理，文字中又弥漫着余秋雨的文化味道，渊博又是如王

鲁湘般的知道分子。但是，他是胡野秋，旗帜鲜明地捍卫着独立的胡氏言说风格。野秋兄是个有见识的人，也就是说，有自己省察世界的方法。只要给他一个四个字的题目，他就有本事顺出一篇八百字的文章，而在这篇文章里，还能谈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多么意料之外的话题，都能回到情理之中来，或粗砺，亦或精致，都是好看文章。本书所讲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评、一些思，处处彰显野秋能写大块文章的才华。

我们这批 60 年代生人，是文学精神很纯粹的一代。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在诗意的年龄，就曾春暖花开地写诗。老友郝平是饭店老板，是那个年代激情浩荡的诗人，读了野秋的文章就很心仪，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约请老胡，来广州痛快地喝一顿大酒。可见，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的这种性情，现在已属罕见。董桥先生说：人怕老，文怕嫩。文化学者不能红得太早，太早会被名声所累，漫长的后半生就活得不惬意。易中天 59 岁刚好夕阳红。相比之下，才过不惑的野秋，人还嫩，文章却早已老道，人不比我老文章却近乎道。看来他不可避免的是在文章中要更多的有所担当了。

野秋兄现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开讲胡氏风格的城市故事。荧屏上的话语就是他文字叙述的笔法，相信，这些故事由图像转换成文字，定是好看的书。我代言读者，充满期待。野秋兄动口动手功力非凡，也决不会懈怠的。毕竟，写作者最高的荣誉就是被阅读。

2007 年 7 月 19 日

目 录

序/千夫长	1
-------------	---

第一辑 一些人

大家的面孔	3
大姐大	11
惟一的千夫长	16
读国康	20
找回笔墨	24
老板煲粥	27
金庸是文人的照妖镜	29
别忘海子	31
红楼海选轶闻录	34
红楼新人好了歌	39
一只勤奋的“漫画大肥狗”	44
造一方乐土	47
一个人和一本书	50
解读深圳精神的钥匙	52
替身	55
聪明人用嘴能刮十二级台风	58

第二辑 一些事

我本胡人	63
深圳无梦	67

将进酒	69
“混帐”的缩略语	73
酒鬼的天空	75
美女如刀	77
好男人珍稀之原由?	80
幸福一二三	83
婚姻如沙	87
今夜月如水	91
三十而“什么”?	95
悬赏“可爱女人”	98
我读故我在	101
九无之家	104
言不由衷	107
格调是块不干胶	109
懒龙的理由	112
有聊的春节	115
明天吃什么?	117
我的烟源	120
螃蟹与文化	122
无花的五月	125
一九九九,你要什么?	127

第三辑 一些论

汉服与文化之关系	131
国学冷热辨	134
作家的“养”与“难养”	138
红马让文学吃惊	141

鲁迅能还原吗?	144
《黄金甲》是如何搞得男女对立的?	146
怎一个美丽了得	149
穿过文人的心的难圆的梦	152
关于追星事件的 N 种假想	155
追星事件七宗罪	160
瞧, 这两个圈	164
狗患起于人患	167
我终于圆了诗人梦	170
我们的天鹅情结	173
话剧让深圳如此浪漫	177
《停电》与文化细胞	180
城市的文化外衣	183
深圳人口怪圈的文化解决方案	186
深圳地名的遐想与瞎想	189
赝品时代的精神独白	192
比如 3 · 15	195

第四辑 一些思

深圳这匹文化的“骡子”	201
娱乐有多乐?	204
风雨“二线关”	207
我们怎么消化我们的历史	213
大腕的葬礼	215
关于叹息的叹息	217
三说娱记	219
电影票降价了	221

鬼子来了	223
另一种 WTO	225
刘罗锅是谁?	227
手机文明	230
阴阳足球	232
又到盘点时	235
倾听生命留言	237
家长情结	239
热闹时尚中的寂寞年画	241
科学不需要围观	243
问题手机的问题	245
非典型解读	247
社会需要信用承诺	250

第五辑 一些词

野秋词典	255
------------	-----

跋/胡野秋	262
-------------	-----

第一辑

一些人

大家的面孔

深圳读书月七年了，一直想写篇文字以为纪念。

恰好接到《中国青年报》（我的老东家）约稿，让我为深圳读书论坛写个散记，于是想到这几年在张罗读书论坛中，接触到的几位学者，想起他们不同的音容笑貌，不同的个人风采，相同的严谨品格，相同的学术滋养。

即使他们如今已渐行渐远，但他们的面孔仍鲜活地留于我的记忆。

读书论坛每年都会开启、落幕，大师学者与深圳也忽远、忽近。

只能留下这一组关于面孔的素描，这只是众多面孔中的几张。既曰之“素描”，只能草草几笔，仅记论坛讲演之外的印象，而且必有目力不及之处。

兹写于面孔之前。

面孔之一：大侠金庸

请到金庸，着实不易。五年努力，一旦驾到。

2004年11月20日，金先生抵深，入住五洲。从进房间的第一刻起，“骚扰”者接踵而至，消息真快。我们替他挡回几拨，已经烦得不行，他还是笑呵呵。

晚上，市委宣传部长请金先生吃饭，席间谈笑甚欢，部长国学功底深厚，与金先生你来我往地背起《孙子兵法》，让旁人折服。金先生谦虚地对部长说：“你的学问比我好”。

次日的讲演，顺理成章地火爆，金庸先生纵论历史，大开大合，气度从容。现场对话，充满睿智。

第二年，大侠又来，而且是与小说家二月河对话在《历史的天空下》。

这是两位的初次见面。金先生晚到一会儿，二月河执意要到五洲大酒店门口等候。下车见面，二月河说我是金庸迷，金大侠说我最爱看你的《雍正皇帝》。文人相见，并不相轻，携手而进。

席间，大家问金先生剑桥读书生活，金先生也感慨，其间颇多不易：“申请进剑桥读书的规定很严格，高中毕业考试要有5个A才会考虑，我是不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一个A也没有，大学毕业正在打仗，毕业证书都没拿，好在剑桥说我有很多国家的高等学府名誉博士的称号，又在大学里当过教授，就算我是大学毕业了。”看大家哈哈直乐，老先生更认真了，说自己是个规矩学生，这次本来没时间来深，只是学校圣诞节给学生放假，自己就来了。

二月河形容金庸就像其作品里的“老顽童”，率性而风趣，大家纷纷认同。

签名大概是金先生封笔这么多年来最典型的文字工作，坐在旁边看金先生一丝不苟地为别人签名，心里有些不甘。我想起几年前，我曾策划出版过一本《破解金庸寓言》，作者是深圳的两位金迷：王海鸿先生和张晓燕小姐。第二天一早，我拿着仅存的一本样书，送到金先生房间。金先生一看到书名，就笑起来，从旁边堆得高高的书山上，拿过《鹿鼎记》签了一本递给我：“交换”。

曲终人也散，我们要送别金先生，我按惯例把装在信封里的讲课费递给金先生，先生退了一步，连连摆手，坚辞不受，他说：“免了，我无论到哪儿讲课，从不收一分钱”。

就这样，我们领略了大侠。

面孔之二：大媒余秋雨

余秋雨先生除了是读书论坛至今惟一的连续三届的坛主，还是读书论坛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大媒人”。

记得当时向余先生发出邀请后，很快得到了他的热情回应，刚走完千禧之旅的他，爽快告诉组委会：无论多忙，一定准时来论坛开讲。

获知他的回应，我们又开始得陇望蜀，向他提出了一点额外请求，请他帮我们邀请居住在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余先生又爽快了一回。他代组委会向84岁高龄的饶老先生发出邀请，并得到饶老先生欣然允诺。

人总是贪心的，此后，我们一发而不可收，每年都在

邀请余先生时，搭上这么一个“附加”任务：请他代为邀请著名学者。

余先生果然为我们请来华人作家龙应台，还为我们带来了台北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

这几年里，余先生云游世界，极少回深圳，我们与他也就断断续续的电话联系。当然，这还得感谢他的太太、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因为余先生不用手机，所以我们与他通话，常常通过马兰实现，有时我们戏称马兰是余先生的“接线员”。

“接线员”马兰常常让我们感动，她不用冷冰冰的拒绝回答我们，总是沉稳地安排着一切，有时余先生身处国外，日程上有冲突，我们着急了，她却胸有成竹地安慰我们：“别急，我来安排”，一句话颇显大将风度，让我们忘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

每届读书论坛，请到人还是第一步，听众多寡才是检验论坛成败的关键。深圳人都很忙，每年我们都为此费尽心思。

但余先生的演讲是个例外，他的那一场，我们不必为“出票”操心，也不必为记者不到场担忧。相反，他带给我们的“麻烦”是票总是不够，经常对不起索票的朋友。

因为余先生总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见闻、新的体验、新的思索，还因为他总对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寄以厚望，所以，余先生的讲演，只能用“爆棚”这类用在明星演唱会上的辞藻来形容。

面孔之三：海量周国平

初见周国平，认为与哲学研究员身份极吻合，话语不多，在一根接一根地吞云吐雾中蹙眉深思，果然一派哲人气象。

中午吃饭，在一群人的你问他答中草草收场。

晚上则大不同。也许是讲座已完，周先生眉头舒展开，一脸轻松，反客为主地拉我们去赴他的私人宴。

于是我们去吃蒙古烤肉，康延、二平、黄啸之流均到场。有蒙古长调在耳，我们几乎无法交谈，只能大口吃肉、大杯喝酒，一顿红的、白的进去，周先生开始生动起来，脸色不再阴沉，语调不再低迷，眉头不再深锁，虽然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我知道他说了很多。

席间他不断接电话，小女儿的电话。周先生最早扬名不靠哲学，而是那本《妞妞》，全中国人民都认识了这个失去女儿的愁肠百结的父亲。这次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断与刚刚3岁的小女儿通话，不是她打过来，就是他打过去。其言语之轻柔，令旁边的女士们都大叹弗如。

为了继续听他的说，我们转移战场。

因为有晓昱在场，我们自然来到“物质生活”书吧，继续喝酒，继续醉谈。

此时我发现了周先生哲学家之外的特质，比如容易感动。晓昱是个很会说话的姑娘，几句话就把周先生套牢，她说：“周老师，我上次去北京特别想见你，但我在王府井

徘徊了一晚上，每每想给你打电话，又怕打扰你，摁到十位数时，我就没摁下去，于是……”于是什么，晓昱没说，但周先生已经感动得不行，频频朝自己嘴里灌酒，好像错在自己。

他的酒量也确实让所有人吃惊，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个六旬的哲学教授。

夜深，我开车送他回酒店，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告诉我：“深圳的朋友很有意思，以后要多来。”

面孔之四：多情李欧梵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欧梵和太太李玉莹的恩爱，早已从朋友处耳闻，所以已有心理准备。

及至见到二位，才知传闻只是小巫见大巫。

那天，我和金敏华是清晨亲自去香港接他的，从九龙塘城市大学公寓一坐上车，他就和太太说起了“情话”。

“二李”之间抓住一切机会，猛烈表扬对方，毫不给对方喘息之机。有些让我等年轻人都感到难以启齿的爱慕之词，也一浪高过一浪地从两位学者兼作家的嘴里涌出。

我和同坐在车后排的敏华兄有时难免相视一笑，心下觉得，就是蜜月期也不过如此，何况是65岁的“老同志”？私下觉得戏演得有点儿“过”。

李先生和太太互相激赏之余，当然也忘不了自我表扬，比如李太太说：“他呀，当年是哈佛最不会打扮的教授，你看现在，成了最会打扮的了。”鼓励之色溢于言表。李欧梵先